四書說約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許文漢抱樸甫

李芳春來一甫訂

下論卷之十五

衛靈公問章

强兵二字是春秋列辟的命根策士求用的勝着而以當孔子之前遂成氷炭孔子别有一道救世的靈

徐在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一句內明日遂行話不投機半句多也連日子記上煞有意〇孟子我善為陣一章君不志仁為之强戰一章真孔子嫡派便是此書註疏〇俎豆之事活看只是廟堂上雍容禮樂話頭所謂文德也富之教之好禮好義好信便是〇真俎豆原帶着折衝如全無神氣只一味樽俎便是叔孫通的下脚〇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教民即戎孔子所訓我戰必克且以自道如文武問陳孔子必聚米

備著矣只為靈公所問便是死戰陣全無靈氣故不告而去如不活看執泥章句把聖人看成一家貨了

在陳絶糧章

直道事人自取其窮是君子的本色固窮固字活看惟其君子窮有固然小人善濫怎肯受窮故天下無窮小人○做君子全撰得窮字然千古惟窮字兇擡舉人一體驗之孔顏造下這局面要入此門者嫶窮字不得○送窮文亦可一聆

女以予為章

子貢一向當就夫子是多學而識故夫子如此發他果然如此而見夫子話頭知道錯認了故曰非與夫子亟說非也予一以貫之言下湊疾不容閑語〇一貫即參乎章意而註分知行支矣天下那有兩樣事兩樣理〇天與我一點靈性千變萬化猶游刃有餘如不從此處下手縱一覽無餘能記得多少謝註極有味〇鶴林玉露云子貢多學而識弄一車兵器者

也曾子守約寸鐵殺人者也有味○學識如何廢得
只要有主腦

由知德者章

有德人或自謙知德無不自任然德不是玄虛之體知不是寂滅之機日用間種種感應無非修德的着落則無非驗知的卷宗今看來有幾個不露了馬脚再莫輕說知德了○夫子這話極冷一向眼裏看倒了幾個學者呼由而告必是相干註云為慍見發想

不誣

無為而治章

任人者逸是舜得勝着處紹堯意似未必恭己南面正是無為之象而必欲穿鑿道理作篤恭說亦未然

子張問行章

聰明伶俐人以為非此行不去而仔細思之至誠未有不動不誠未有能動人心原是不可欺的忠信篤敬之外別無可行之法然忠信篤敬不是操三歇五

的生活參前倚衡極善刻畫夫然後三字要玩蓋偶然敬信人亦有之只為不勻遂不足色而遽以為此非可行之道這是人的通病○敬信時也有吃虧處然所謂蠻貊可行者就到頭算帳也故行有不得不責人只求己至於吃盡虧時而金石可貫矣故夫然後三字極為要緊蓋妨操三歇五者之以不足色之敬信而來破壞此公案也○叅倚不可泥全要活看

直哉史魚章

二子兩稱之直哉君子哉就其品而摹畫不可軒低昂意總此有道無道而其行不同人或以為一是則一非而不知其皆足稱也可見道理原是活的尋行數墨其謬奚啻千里〇各在無道邊着精神後節可字非無謂

可與言而章

主盟斯文者提醒人心自是要言而言之得力全在知人失人失言兩失字有惋惜悔嘆不能已已之意

然二句一連說來末二句復加一亦字極有意蓋人才難遇覿面而失豈是小關係然恐怕失人遂至失言者勢也兩樁病是一個根只是不識人耳故智者得之斷不錯過函關紫氣亦不至對爰居奏鐘鼓也這一節是坐臯比的須知

志士仁人章

夫子單提仁字喝破人生大事從富貴貧賤處發揮一番造次顛沛皆必於是已吃緊痛切矣然猶未說

到死生至此以寧死而不忍去仁說一番直窮到無可加處何等精神妙哉仁乎信得及者便可以脫離生死怪不得史書上視死如歸者接踵而起初以為是他膽大輕生不知其為不忍害仁也〇害字成字宜玩不然使生而不害仁則輕死與仁何干〇傳習錄中龍逢比干一段宜看

子貢問為章

事賢友仁二句要看得善事利器意出蓋以友輔仁

自是不易之理就如制事之必有器而使其所事之大夫非賢所友之士非仁就是鈍家火如何善得事
觀二其字二者字分明有揀擇意賢大夫仁士是踏實地算清帳的人我事之友之他自然不肯棄我我自然不肯自棄○事他友他須要辦一片受約束的心腸不然爲甚立人旗下子貢悅不若巳的病須得

這劑藥對證

顏淵問爲章

只以制度文為論根本話原在前有了陽明之言最確莫當做天大事而強穿鑿道理也〇都是就人所易忽處說一番鄭聲佞人是令人極受用的又且無甚可驚可慮之狀不着夫子透底眼目誰知他令人受用處伏着戈戟也〇莫說為邦只一士庶也隔此兩般雲霧中吃盡了他虧也不埋怨他

人無遠慮章

無遠慮有遠憂宜也而曰有近憂妙哉始知長慮却

顧的是為眼下○蘇註極妙最有機括該一字百圈○天下事勢原是有端有委委復為端的雖極遼遠然可以慮窮之孔聖人原是補天之手○必字是不扯謊的

巳矣乎吾章

此語見前矣特加巳矣乎三字便有無限烟波又是一重公案

臧文仲其章

自古權臣無不蔽賢匪獨量隘實是持位保祿之心勝耳知惠之賢而不與立是何心腸竊位二字化工之筆大凡偷來的原怕人奪去○此當與升俱參觀同一文也誰假誰真○天下第一件中用的是賢人臣第一件當為的是薦賢而第一件可惱的是蔽賢孟子以為不祥之實真不誣也○當初無人看破他虧夫子燃犀照之

躬自厚而章

聖賢道理原是責巳的而人倒用以責人人既不服又不能堪自多其怨耳孔子特為他掉過來何等的確○躬的事迹着落在人故厚薄不宜平對觀怨字豈有於人無干而人遂怨者○要換過這脾胃來須得痛痛的一場悔悟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緊說着自厚不覺的巳責人了

不曰如之章

人只說孔夫子會為人如之何誰知還得本人自巳

如之何〇天下之事難言矣有在理中者有在理外者故變態萬千須一一預算總然算有不到而人始得從旁佐之如自已一味冥行旁人何處下手〇一連兩個如之何纔見熟思審處之意

羣居終日章

言行二句刻畫沒意思的會友曲盡矣不必用註解只拍心自想是如此否難矣哉三字包含無限最可深思〇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似乎强塡而其實不

差先賢用功實着於此可見

君子義以章

人的品格就在人的作用上造出而盱衡宇宙人之作用大率可見单提出君子哉來做個標凖○義是主張禮孫信是斡旋個個字如天建地設最宜體認四椿兒會在一搭裏如油鹽醬醋之入於鼎烹各味俱有而無跡可尋特知味者咀嚼之覺道是如此如此耳○義字兒從先天一竅來為萬事定盤星而埋

沒於重陰積蔽之下不得出頭久矣以為質的君子外破了習俗內破了意見義之本相始露極不容易然亦有事既當為而為之或過其應得之分數或失其運用之機宜又或體段不差而着實處有空總是豪傑通病故禮孫信共湊於義纔是純乎天而人不與纔枉不了名君子

君子病無章

知是知所能也此言特喚醒人迷惑病

君子疾没章

名者實之賓也丈夫生世一塲無善可稱媿死媿死趕未没須亟亟竪起

君子求諸章

人生在世感應作用千態萬狀然論其欛柄原止有自巳可求人如何求得○君子之求處處都討落着底小人可是捕空

君子矜而章

不矜非名節而爭則為矜累不羣非度量而黨則為羣累此是好人易犯的病痛世道受其獘有不可言者夫子拈出此語這纔是真名理直刺當世以斯文自任者心窩○履仁蹈義原是本分豈以為憤激之場胞民與物原是本體豈以為阿狥之地此處只要看得破

君子不以章

王辰玉以公於聽言一句為此書開光明○其言是

其人非以此法行之庶不吃他虧而可得他濟聽言者之所須知也舊作用人取言者原不是上句話原不曾完奈何板對乎

子貢問曰章

何處討此捷法孔聖人除此再無家當將心比心一點陽氣順布將去天地變化草木蕃

吾之於人章

毀譽兩字原是人之通病而他毀譽的私心 以為也

足係重輕耳孔子以斯民直道一句提起天根遂把好毀譽的與掃盡○直道人即不能自盡而無不以之論人夫子冷眼看出此消息特為點破

吾猶及史章

此二事似小而關係於人心世道者不小夫子所以感慨猶及今亡日月幾何江河愈下○大要穿鑿與刻薄病亦同根嘗見聰明極了的人便是半毛不拔的人天地元氣剝蝕殆盡春秋時之生孔子其貞盡

元復乎於霜落水涸之餘天根密返此全是造物的妙處

巧言亂德章

巧言小不忍註解俱確不可易○修德建謀是君子做人的大題目而妨其亂之者夫子眼見有意於德與謀而兩無成者都坐此病○德性原是廣大的故巧言者恣其圓轉奇變之談原足以移易人而不自覺於此不亂全要有識大有所圖者小自有所不必

討此定理也然非具識者明明看透亦安能强爲予忍

衆惡之必章

衆字兒有許大氣力而夫子以一人抵住盖謂之衆固非小人亦非仁人其好惡或未必有私心但難保無俗見故須得一一過目夫子當初隻眼自許○必察還得孔聖人他自家有境界纔遇物能識

人能弘道章

道得人而現其大人亦得道而成其大然其實人之

能也雖說弘道之時道若弘人而非也道能為可盡耳人不盡道奈人何○道聽弘於人人不聽弘於道

過而不改章

不改始為過似乎權論而實正言○人之不改者政以為既過矣何以改為又以為改則自認過矣文之為便使其知過非即為過其為過在不改上亦何樂乎不改哉

吾嘗終日章

學指實踐說飲食之美必親飲食之而後知徒思者
縱眼前活現亦鏡花水月耳
君子謀道章
食亦要緊奈何只謀道不謀食蓋食之得不得不全
係於謀不謀謀食的也有忍饑之日謀道的也有食
祿之時故君子之所憂者在道不在貧
知及之仁章
知及原少不得仁守仁守自是為重而莊蒞動禮何

莫非天真散見之處其不可疎畧總此仁之全功也文公總註原有此意

君子不可章

用違其才不止虧了君子之長并且棄了小人之用可不可兩邊都有此便是聖人治天下的手段

民之於仁章

人以水火爲切要者賴以生也然水火止是形生仁則民所賴以神生形神孰甚焉且賴水火以生復有

蹈水火而死者仁則蹈之不死其於水火相提而論豈不甚乎○這個比法極巧

當仁不讓章

這一路生活原是自巳承攬滿拚心力容不得半分兒躲閃豈止不讓師也即堯舜禹湯亦不讓他○師字活看是人所遜謝的意思○天地間惟此不是中讓的有不讓師之徒師必深喜之

君子貞而章

與矜而不爭說法同文夫原要鐵臂膊貞自不可少而却怕成了固執天理原是活物一味死執則仁義皆成弊病故君子堅確在透脫中○不諒就在貞上不可分經權

事君敬其章

此語平平耳然吾輩事君莫瞞心說如不為食便事不成了雖口談做事而其實第一件是為食然後知聖人之言有味也

有教無類章

類原是不能無的而有教便可無之點鐵成金教之權原賛化育木鐸此句春風萬里不止可使一時無類并及萬世〇教門不廣的每以類拒人豈知要論起類來教何必有

道不同不章

欲集謀者須從同道中求之盖人之心思知慮各從其趣向不可强也經世者不可不知不然行且有吃

虧處

辭達而已章

有意非詞何以達然詞苟達意便可止達之一字乃辭之義也夫子眼裏極看不得浮辭○達字儘不容易彼富麗者政不能達者也然達也不是專主簡短○古今談文那似此一字訣

師冕見及章

道字要活不可當做古有此儀註如古有儀註則張

不問矣道之本色全不論成規只心所不容已處便是師冕見彼於階席坐客位次固不得知而我聽其倀倀周章錯亂此心容已乎不容已乎從此處求道而道可知已○率性之謂道聖人渾是性○要識真聖人須知活道理

下論卷之十五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蔡學孟淑尼甫
杜萃芳完美甫訂

下論卷之十六

季氏将伐章

伐顓臾是患貧寡所謂欲也冉有被夫子詰責先曰欲之而後復回護夫子硬釘住欲字而極言其欲之

不可有國有家二節天下真經濟原從看透事理出來人心原無足時故患貧患寡越多越嫌少却不知大家各有當得分數均匀則和而相安吃獨食則爭而相傾讓着的有餘爭着的不足此定理也故沒個該指望人的所有之理貪圖於外的必然起禍於內到得事急誰忍的誰史書上似此影樣不知多少○均與安雖連說當得其意不可尋行數墨當做並重觀均無貧三句錯落說來不死跟蹊徑聖人的妙處

可想○夫如是故跟上議論惟其如此故不指望遠人的所有也不服是犯邊境來只是納欵非襁負而至也安之者如其土俗各相守不科派他也○蕭墻之內以事理推之不謂果有哀公之謀這卦忒准○臣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墻

天下有道章

特爲當時事勢立此課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註解甚當○自天子出不言幾世

當失者原當自他出安得有別說○只重無道一句只一個不自天子出便了不得○誰知四十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諸侯曉事的盡節以奉天子則終身以至世世世可永保富貴簷前雨點點不差

天下有道章 玩二節文氣當另為一章其義更長

政在大夫庶人議是當時見在的事體人不知所以到此來由總為個天下無道

祿去公室章

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與陵其上無以令其下註俱確當○故夫二字語氣鬆快甚妙

益者三友章

近朱近墨之說原不可易友中損益令人不覺一壁難親一壁易入旁觀則清當局則迷向非本人大有意思知得此處關係不小鮮不自遠於方正而自即於柔羣矣註語俱確○與前三位相處日受繩束與後三位相處日受奉承繩束則只見巳有不是處奉

承則只見無不是處

益者三樂章

言雖雙舉夫子郤是眼看嘗情之所自以為樂者個個吃了大虧因言樂上有三益三損一一刻畫出來上邊三般冷落寂寞除了洙泗師徒其誰過而問焉節禮樂道人善多賢友其境微其趣冷乃天命之性從此透現下邊三般無明無夜自在王迷魂陣下坡車○禮樂不是鐘鼓玉帛節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

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應接中其當然而然極其中的去處叫做禮其自然而然極其和的去處叫做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之謂也兩個字又却是一個理未有不合禮而得成樂不合樂而得成禮者吾人細體之自見然禮樂雖自有個規矩然却不可以方體定在求也只是以良心爲主而因時因勢隨處求個妥貼便是這個禮樂看起來原是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的大道理然明明白白在世上現現成

成在心中而無人能與之合者盖此非冥行者之所能偶合亦非襲取者之所能附會吾人自己簡點內有萬不能割斷之私欲外有萬不能抵擋之習俗縱幾希天性一竅孤懸如何做得出來故學者真實得力處全在這個節字節者如馭馬者之轡如行舟者之篙操縱疾徐起伏輕重煞有一段深心在其總論之有大大主張其碎論之有細細分疏纔能妙合規矩之中跳出風塵之外這纔結果了性分而範圍曲

成宇宙在手所謂名教中莫大之樂地也○六揁六益聖人老婆心切喫緊爲人說破關節拔趙幟立漢幟令人猛省回首

侍於君子章

詞旨明白不用解釋而聖人說此却不是教人官套侍長者言不中節自是非理此學問實際處豈可漫不經意

君子有三章

好色好鬬貪得描寫一生情態盡矣看來一塲都是血氣用事耳夫血氣原自有少長老之殊以性為主者欛柄在手刦不聽盛衰於他故人皆未定我獨定人皆方剛我獨柔人皆既衰我不衰不分老少纔是君子〇戒字兒有力量在只是以真性為主腦便是降龍伏虎手段〇三般實不論老少俱有聖人隨時指其甚者

君子有三章

天命大人聖言宇宙間惟此三樣爲紀綱原是當畏的吾輩於無言之地自已討出下落焉得不畏小人不畏原不曾自覺有個天命耳天命者大人聖言所從出原無二理○夫子提不知二字極有光景茫茫蕩蕩誰知有天性在中庸一書批頭論天命吾輩自思之本來面目急宜認識莫醉生夢死○刻畫小人處是據目前見有的說來夫子也惱他也憐他○莫道蕞草小人敢無禮全是胸蟠千古口倒三峽的呵

佛罵祖無所不至他自以為見徹先天其實政是魔境於正經天命分毫未解

生而知之章

純為困而不學的說蓋學者所以知之路而困者所以學之門因窮窘而立志折節下學證成上果者儘可雁行於上次天下只有生而上原沒生而下的所謂下者惟困而不學耳困心衡慮畧有人氣的無不向學至此不學真下品

君子有九章

一一點箇處處都要着底思字有力氣在不是等閑小可謝註好○吾輩就此逐段自考着實不是原因少這思字○一身一生千感萬應盡於九段然九段亦非截然不相通者特因各項遂分說耳不可以詞害意天下無二理要得於畦徑之外

見善如不章

上節是黑白分明的學者然却只結纍得自身下節

通天下爲一身纔是性分的本象丈夫的本色孔子

蓋自擬乎○志與道一也註甚得做秀才時便以天

下爲巳任頗可當之○吾輩未論行義且就隱居自

考所志何如

齊景公有章

一富一貧特倩將來見意千駟與餓字死之日與到

於今字用意刻畫○其斯之謂歟推開說意甚深長

蓋非止爲景公夷齊也○夫子論貧富處不一而足

簞瓢蔬水遂以相賞蓋此是學問到家處於此畧有分毫粘滯便是見不透也吾輩莫信眼看過信口講過以已體探一番看有幾分

陳亢問於章

此章大意見道非可私之物即不知者之刻畫而益可見○聖人教人隨其資質學力有時淺言有時深言原無一定而實非有心異也唯詩禮之訓徹上徹下是雅言者人皆聞之想伯魚材力亦止堪告此耳

向使魚有顏曾之學得聞一貫四勿之訓以告於亢而實亢所未聞也將遂信爲有異聞乎

邦君之妻章

首二句一頭下抑揚作兩脚是正名重嫡意

下論卷之十六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甕述衡震侯甫

趙文煥堯章甫訂

下論卷之十七

陽貨欲見章

待小人處處有意因物付物非弄智也不見時其亡

明示不受他機彀之意相遇據理以答而竟不仕於

貨明示已非不仁不智特不仕貨之意貨奸人儘是

聰明布置一番竟成畫餅未必不竊罵尼父為乖滑

也○註中貨語皆譏孔子至若不喻其意者甚得○

未見時以禮致既遇時以理講莫道聖賢無威望饒

他奸雄只得尋題目來說既尋題目夫子就是做題

目的作家如何攏得着一下

性相近也章

就人品倍蓰千萬不勝其遠却似照依各人本性做

成者天命一點真原受誣久矣夫子特追出性原是近的所以相遠乃其習耳特為性字辨明寃枉〇近字從遠字生莫以辭害意此節即孟子性善章題目

氣稟二字不必雜

唯上智與章

程註極得下愚原不是凡嘗人〇上智下愚亦似以習成之後說純論當初氣稟似猶未盡

子之武城章

夫子一點元氣貫徹羣生夢寐東周卒成虛願聞絃歌於武城油然感動平生之願春秋中獨於此處露出生人之趣這一笑有多少活潑在牛刀之戲蓋喜極也故因子游述所聞而自實其戲以示二三子恐痴人前說夢誤以為少陵真可殺也○禮樂不是度數夫子以仁教羣賢即此便是禮樂觀愛人易使字則道字可知絃歌豈是以度數論哉所以有此絃歌之聲者其雍然之意可知太和在宇宙間矣○孔門

只恁尊所聞今之從政者何如

公山弗擾章

孔子用世與人不同只是要借人權行巳意其意可以對天下萬世而不以明語當事之人這個心腸極真至這個機彀極微妙觀其仕季桓子可見東周二字悵然可思尼山技癢的緊程註宜玩

子張問仁章

仁者元氣通天下為一體也而天下之所以與我隔

者非天下隅我我自隅天下也恭寬信敏惠天下有一處不應若呼吸者哉詳數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使非止談敚也見提掇天下血脉處不外吾心也政與於天下字相關

佛肸召子章

張敬夫曰有味○夫子事只夫子可做不可學他却又不可議他地位至夫子一片天命之性活潑真切無跡可尋故下聖人一等便有尋行數墨意繫字宜

玩君子仁而已矣天命之性原全無繫一有繫即非矣○道無轍跡只看各人本領然此段消息又恐被人竊去為害不淺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由也女聞章

仁智信直勇剛非負拔俗之志者不好然六者既是好題目則好之者一往不返自以為是遂不免有蔽須好學以破之好學者於人倫物理之間討求天理

的真境界費多少叅証多少體認纔得除一隅之見游大通之途不然害德者即好德之人也○學是無窮的勾當虛心以觀之實體以証之漸闢漸開自叅自悟孔夫子自許個好學他日呼由曰知德者鮮知字與蔽字相映

小子何莫章

詩的實用如此可見當學然如學而不得其用則算不得學矣試一反勘那個說得起個治詩經○興觀

羣怨事父事君多識盡乎一身之實事聖人作經的的為人處辦下神術慣能吹死灰中之火通枯槁中之靈一針立起

子謂伯魚章

二南修齊之事天下事篤近舉遠只是一個機括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不過舉此心加彼而已總此人情總此事理强行則一步不能去只就中從真意淋漓便足透銅山鐵壁綰千形萬態汝濆江漢麟趾騶

虞天人協應無非此太和脈絡故除庭除日用之中別無長駕遠馭之畧○為字要看不是誦讀就實境上體認實理如水之冷煖飲者乃知教伯魚自家嘗之

禮云禮云章

玉帛云禮鐘鼓云樂已成定案夫子為此冷語令人自省既是禮如何是玉帛祇可云玉帛爾○人即執定玉帛鐘鼓是禮樂然當實意不繼之時即循習其

迹則味自索然不待賢者始覺也可見禮樂之真筌人亦具特自爲末流所蔽不能透現耳○人而不仁如禮何便是此章欛柄○程註解禮樂好

色厲而内章

夫子照膽鏡把天下第一等硬漢都識破是第一等軟漢字字刻畫令人骨寒外面粧喬心裏忐忑最恐最怕穿窬之盗活像○壁立巖巖的影神一筆傳出

鄉原德之章

明在德外的無害於德鄉原可恶全在似德認他為德把德之真嫡派反為所篡故曰賊○聖人一眼看到骨髓裏唯其認的德之真故認的德之賊○今天下盛德長者只是個鄉原路數孟子以閹然媚世刻畫他可謂得髓此便是孔門的嫡傳○註便依孟子解最好○一盜一賊當世豪傑少不下個盜字聖賢少不下個賊字聖人律例嚴哉

道聽而塗章

這等談道理的人也是儕人中之巨擘然講道論德全不中用惟其入耳出口只是個供談柄而已棄字甚妙然此段話又利害把坐絳帳的師儒沒了下落一連三節都是破僞學榜樣與下等庸人無干

鄙夫可與章

鄙夫最能容悅君以為善事君者唯此人那知他不是為君只是為保名位哄得主上喜悅就是他自為處未得患得既得患失心腸盡於此然失原是不可

保的既患失則計算越多無不可做之事其間情狀就是自巳初念亦不及此事到頭來遂不自由極貪的是心極低的是品極巧的是術極毒的是手把君的事直壞到不可言處人君莫謂此人善事我也○李林甫盧杞蔡京的影神

古者民有章

眼看着蕩詐忿戾的人以狂矜愚自托明以偏鋒自任實是巧占題目以文飾其不肖之心夫子特說出

古之狂矜愚的本色如何則蕩也忿戾也詐也可以

古疾自冒否○註解三段字字的確

惡紫之奪章

一利口耳便看得出覆邦家此有緣故由上兩句比來大概是從人所不言之隱有以深中其私非以似亂真之說范氏註正而勝者嘗少不正而勝者嘗多極有意味○此如詩之比體○好蘇意是怎麼說人情類然無關邦家者猶可邦家之遇利口極如魚水

却吃他斷送了誰想三寸舌尖上有攪亂乾坤的本領仔細識認○孔誅少正卯的主意

予欲無言章

學聖人者只在言上求所謂千里之差夫子特以予欲無言四字喚他其語最冷及子貢何述之疑而以天示之妙境躍如最堪玩味註謂與無隱之意相發盡之矣○本領無處不在而却無一言原只有天如此虧他尋得樣子然知我其天原是天的路數○就

天觀聖自巳點破○活聖人原不在言上如以言則不言時便是隱時而聖人反晦唯就其日用觀之筆筆自描不曾留半星兒秘密

孺悲欲見章

不屑之教誨數語描得精神活現何等筆力孔夫子直傒盛心

宰我問三章

予亦人而有此問夫子一闢神若驚腸若刺不暇別

講以安字問他此從各人根原之地打他使醒而直應曰安只此一字人心滅矣因把所以不安的根由講開而驅他使為真是鞭心拷魄的手段予無言而出更甚朽木糞墻矣夫子以為無三年之愛於父母又是就人子必不忍安的去處泳歎感發字字色飛聲聲腸斷○註中三節各點不忍之本心極得○雖然宰我之錦稲猶在期外以視令人何如也則令所稱三年足當宰予一盼否

飽食終日章

難矣哉煞甚褒彈然飽食者衆用心者誰天下士紳十九在難字中出沒博奕之說更羞人愧人李註是○夫子眼看人替他悶出此危語雜以諧語驚人使醒○飽煖逸居所近何物天與人以此心參三才靈萬物何不用用

君子尚勇章

義以為尚其勇也大此語極有會故不可講在柔和

上去○連說兩個無義為亂為盜語甚利害精神生動處在此甚足掃行行之氣

君子亦有章

前四段白白橫做后三段則托之名理做得極有興大要皆心地不端血氣用事攪亂風俗的人晚近此輩所稱極負風節者那知為聖賢所通惡耶

唯女子小章

此如畫策者知道情弊自得肯綮不然天下果有不

可為之事矣聖人說他做甚○大要夫子無處不留心

年四十而章

四十見惡大概可知這卦十中八九然如其奮發朝蹠暮夷為告之四十者○自有知識至四十原非一朝一夕之故畧有片長無不表見○見惡不止無善併且有惡這等人原也不消指望

下論卷之十七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楊士弘任重甫

孫量雅君咸甫訂

下論卷之十八

一卷總論

孔子木鐸單提仁字唱破人生面目而此仁字却全不是尋行數墨的東西先天一點活機只就各人極

真切處淋漓故特歷指不同之出處以見意孟子先名實論仁便是嫡傳大要聖賢無忘世之心只是無枉己從人之理於心不容已處討消息若止成就一個潔身固非仁字本色這一卷以孔子之仁為主其餘俱以斡旋有道見無道隱夫子口中語則接輿丈人識趣夫子不啻爛熟直道枉道判就定案夫子亦擊節者而何故去父母之邦之齊之楚栖栖皇皇也故知孔子不是踏人脚踪的學者一點活精神至今

有生氣這纔是仁字的足色到得沒奈何處只得罷
手然不到是安忍罷手斯道也亦夫子自揣本領做
得起不然何素在敎下之樂官飄然遠擧而不一止
之也天地閉賢人隱有一孔子恁樣婆心而終於不
用此周公之夢成虛而回首命魯公之詞日星爲昭
八士翊周雲龍風虎徒令人浩歎追思不能已已○
無可無不可莫只當不執一而已這其間有個欛柄
曰仁仁字原不是落畦徑的宇宙道理都被夫子破

了然却纔得全了如沒有定盤針便成無忌憚

微子去之章

往嘗論道還說易地皆然至三子同事一主又同為貴戚說不得易地而死生去留相反若此於此處論仁纔得滿志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註中不同而同極得各得本心更精蓋總是一個題三人各樣做只各就所見發揮期於至誠惻怛便都是足色全不要同

天地真機萬物生意原如此透得此關紛紜異同之辨都聽不過〇涇陽三仁論有趣

柳下惠為章

四語圓轉透徹發揮不必去盡矣精神生動不可磨滅此柳下之仁也而尼山却要去父母之邦豈無見於此雖到底出不得這話起頭却不肯

齊景公待章

不係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破的

齊人歸女章

三日不朝便是不用了兩個孔子行也是直道事人兩句的道理特不依何必去父母之邦一段

楚狂接輿章

接輿講了他的理夫子的理要與他講而趨避自絶孔子之講在後下欲與之言不可忽於此處見得聖人別有理

長沮桀溺章

兩天下相對沮溺謂天下無道誰以易孔子謂政以天下無道我當與易如有道不必然了辟字不忍聞鳥獸二語惻然可想此仁字証見

子路從而章

乾坤不毀全靠君臣之義此是兩間大提綱故即道難行也須盡到跟前夫子此見何等長何等大隱者只曉得個潔身便小許多○註中然謂之義數句斡旋有意然不必待如此斡旋也仕以行義只就自盡

臣事君之義說非謂不可一日不列仕籍也不然孔子何以異於貪位慕祿者

逸民伯夷章

孔子周流到底不遇也成了個逸民樣子孔子却怕人錯認行徑故歷數逸民而以巳異結之逸民自以逸各成其是而我則另有道理只無可無不可五字便包盡了許多英雄○不降志不辱身是塵垢世界全不交涉惠連則與人交涉特自有意味降辱要活

看中清中權也是孔子就他極偏處看出來歷刻畫七人字字生動是化工手筆

太師摯適章

從夫子正樂來使不甘心供僭妄者之用高舉遠引煞甚感慨從來熱腸男子憤激避世無限煙波

周公謂魯章

人才四散時事可知睠念周公之命魯公者加意人才何等篤至〇註中忠厚之至四字有味篤親念故

任相憐才精神處處灌注成周家法

周有八士章

人才關係氣運追數八士此周之所培植而獲其用者○孔子欲以魯為東周而竟不得行其志故既叙已於逸民之後隨列樂官四散以見時事之不可為而追數成周盛時之事無限凄其

下論卷之十八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　赳君武甫
陳　銳吾往甫訂

下論卷之十九

子張曰士章

四者立身大節註解是此處倒塌小廉曲謹濟得甚事故做士須要識大題目

執德不弘章

此已是上場的人而不能為有無四句字字的確字字警醒不弘者執支節而昧全體不篤者傍門戶而鮮實修今天下宿儒大概是這樣道德原也為不得有無〇此要自已體證方見得出

子夏之門章

子張所論自是大人胸襟合當如此怎說過高容字矜字自有斟酌乃納之於覆載非寄之以腹心也

雖小道必章

發君子所以不為小道之意蓋君子原是要旋轉乾坤的人故生活只得從大處做○孔門個個都學袖裏乾坤○學庸首章原是致遠本領

日知其所章

日新不失極確○此知字不必聞見不離聞見蓋聞見莫非良知之用只要識得主腦○所亡字要活看原是固有的只一向提不起便成亡了

博學而篤章

學志問思是一路生活曰博曰篤曰切曰近一步步攏將來所謂去皮見肉去肉見骨去骨見髓也不如此終身只是依傍題目影占身子而已仁在其中者本體至是始現也此四項以一言蔽之曰為已〇層層搜進直到當下實地全不隔靴搔癢本來面目自然相親〇註以為未及乎力行不免泥文害義了豈知行字已在學字內

百工居肆章

文公註是尹不必用○學字原是無空閑無了當生活似乎太若然不如是則無以致道致字有味道者本性何勞致而人心走作多強捉來強貼上終非我有致字可與孟子深造自得章參看○東坡論寫字之法了然於心口手等語可見天下事無一不以學而致

小人之過章

此非等閑小人爻字有許多名理在只為不能自克遂硬講出道理聖經賢經祇供其藏慝之用○必字亦有景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有味

君子有三章

謝註好○我輩去聖人遠矣望之即之兩不可得而言固在也即不得於聽固可得於讀也須於讀時若聽把厲字滋味覺出蓋聖人之言一棒一痕一摑一血純能提醒昏夢拷掠肺肝若讀不出厲的滋味可

是枉然○至今腐儒還只說聖人之言渾厚

君子信而章

自說自解不用註脚○勞民諫君原是少不得的然雨般原難受故不可驟用信字就平日說除了勞也還有該先布的恩澤除了諫也還有該先盡的職業此是用力處到得既信而勞不為厲諫不為謗是得力處

大德不踰章

此言不是為寬小節乃是重大節之意吳註欠活

子游曰子章

誣字破的○程註五段及朱註總斷俱可玩○中人以上節即此意教人原是因人如鯀倖字便蹈誣字

子夏曰仕章

往嘗單舉學字則仕之理不在學外今與仕對舉則學且屬明理仕且屬做事優字即行有餘力之意○資仕益深驗學益廣亦妥確

喪致乎哀章

楊註好何言過高也〇天下事只要從着底處做這塊無言之地有許多難蔽只是個飾於外貌為病根夫子居上不寬一節總以探本之論點醒人受病之根門弟子往往宗之以為談柄

吾友張也章

仁是一點真血誠難能便與相反

堂堂乎張章

外有餘內不足即師也辟之意○觀此可見仁字的真根脚為仁的真路數○素東先生謂王汝止言動炫燿非學庸本旨即此意也

吾聞諸夫章

真情不能自已自是的確然豈人人皆能如是乎此言婉而多風當於言外會之

吾聞諸夫章

不改臣政是他實際處須要看出所以難能來○獻

子有賢德句非無謂○苟於此處變動即祭享儀節塗飾周匝有甚相干

孟氏使陽章

上失其道二句是所以得情當勿喜之由最重○情字是犯罪之情至於犯罪定有一段極傷心害理處然所以至此極者誰之過歟故哀矜勿喜○喜字兜當不得古稱祥刑殊可深味有此一念則仁行法外無限生機矣不然明白饒不過哀矜何益○哀矜勿

喜不是平對人皆以此爲喜我獨以爲當哀也勿字有多少鍼砭在

紂之不善章

註極明切意不重紂葢因紂而深有省也生機活潑愈玩愈長○此是實理然非明眼人拈不出

君子之過章

於過處見本領君子哉余甚喜此條之無註○人爲甚麽被過支使的不成模樣請觀君子因敗爲功會

做好漢

衛公孫朝章

馬不學要活看蓋文武之道雖有人識然分領而非統承且糟粕而非神理道亦不出所識之外而實不盡所識之中特遇夫子因象會神從無言之地討出下落謂非學於人不可謂曾師於人却不可總此記載一入夫子心中便活活的尋着真文武彼賢不賢不過借用他那裏曉得這機關

叔孫武叔章

往嘗子貢有何為莫知之問至此則知夫子之所以莫知矣孔子隔墻看不得須從門入得門或寡此語極確○饒子貢說過至今誰曉得門朝何處

叔孫武叔章

何傷於日月甚警策怪不得居言語之科大凡毀人者都將以傷之如其傷不着可不枉費力○丘陵也莫說低了方有機括

陳子禽謂章

夫子未曾得邦家却就得邦家說一番此非恃域外之觀者未足語此○夫子處辦的原是範圍天地精神一個仁字乃其主腦從此處提挈如一陽初動萬物回春原沒有阻隔原不必積久此實理實事要信得過○夫子是未得邦家的堯舜禹湯文武堯舜禹湯文武是既得邦家的孔子編論語即係以堯曰非無意味○孔子未得一時之邦家却得了萬世之邦

家

下論卷之十九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王　端希呂甫
杜　遵君因甫訂

下論卷之二十

堯曰咨爾章

道統肇於唐虞中是何物執在何處觀四海困窮句則知其着落矣中者天命之性萬物一體者也然人

己之形骸既分尊卑之地位復隔誰能以元初性體流行於其間乎此處須費大功夫力戰於天人爭勝之關務使本性尺寸不失而萬物得所矣此即修己安百姓之說也故此章帝王相傳只是個以萬民為一體而已曰四海曰萬方曰大賚曰是富曰百姓曰四方之政曰天下之民曰民食喪祭總是一個着落而末以寬信敏公四句總之見得把天下提在手裏此帝王之脉絡而孔子之祖述憲章者也○得衆則

任有功說即是立立道行綏來動和榜樣○尼山布衣卒老於行把提掇天下本領成了素王你看他一心心一念念都在萬民萬物上商量此便是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往聖絕學開萬世太平原與二氏迥别

子張問於章

美從難兩全上看出惠勞欲泰威自是不能無的一事起一病隨誰似尼山從泥水中討乾淨五段說得

何等鼓舞○四惡描畫今之從政者

不知命無章

為善不勇只是趨避之念亂之然趨避原是枉用知命者自然省卻○因性作儀禮原是人的憑據即如服官者之遵祖制也有所憑據任他搖撼站立愈堅神色自然○各人底裏原各自獻於其言其言誰不據一段義理然惟知言者能辨之孟子知言就是此嫡派此是經世者不可少的一條識見煞甚關係

卷廿終